

樣是為藥學系出力，事後也都能釋然。有時在失意時我也會興起「誰為為之，孰令聽之」，難免會心灰意冷，但的話總適時撫慰我，讓我有勇氣走完這一年的路。「一隻鳥在胸膛裡插入了一根刺，牠仍舊不停的歌唱，終至穿胸而死。在剛刺進去的當兒，牠渾然不覺死亡的陰影，只是不停的繼續歌唱，直至再也唱不出一個音符。但是在我們

把刺插入胸膛時，我們却十分清楚會發生什麼事，我們仍舊像那鳥兒般毫不遲疑把刺插入胸膛。為了某種理想，我們仍會這樣做。」

感謝郭系主任，林宗旦老師在這一年中給予我的指導和協助，也謝謝黃淑姿、林寬煜、林堃成和羅吉方等幹部不辭辛勞多方的幫忙，也謝謝系裡同學的合作。

## 將小男孩變成大男孩的

# ——成功嶺

孝 祖

**聞** 名海內外的成功嶺，莊嚴的石碑屹立於大門口，正象徵著吾輩大學青年文武合一的精神。這個暑假一共有四十二天的時間在此地受軍事訓練，在嚴格的紀律下把我鍛鍊成爲一個具有健全體魄的優秀青年，具有獨立性愛國的學生。爸爸媽媽，我在成功嶺受訓的成果是要向你們稟告的，相信這也是你們期望知道我在那兒做了些什麼？收穫些什麼。

九月十七日，天剛破曉，我就高興得帶著簡便行李在台中市市政府門口前集合，市長致歡送詞後全體學生分別搭乘十五輛汽車前往陸軍成功基地。十五輛汽車之前有一部警車引路，排成一長龍。行進間，沿途街上其它車輛均停行讓路，此刻內心感到無比的驕傲與興奮。沒多久車子也來到了成功基地，就這樣的展開

爲期四十二天的集訓。

在某種情況下，傻瓜碰傻瓜抑或聰明人碰聰明人總是會大眼瞪著小眼，不知所措。來到了基地前一段時間就是這樣，無論做什麼事總會有點畏縮，尤其是洗澡，內心非常驚扭，但入鄉隨俗，時間一久也就無所謂了。這好像在跳陸軍健兒舞的洗澡方式，拿著臉盆把水一提由上往下沖，嘩啦嘩啦的沖水聲急亂得就像是正在打戰一樣。有一次我竟把站立於一旁維持秩序的班長衣服也沖濕了，班長火了，訓我一頓，但我內心有一股“笑”的浪潮，幾乎壓抑不住。嘿！真可愛。

在基地平常是五點半起床，若有外賓來演講（反共講座）則在四點五十起床。這是最緊張、最緊張的一刻，整間大寢室充滿了刺激

信任彩色印刷廠



包海商書設  
紙報標籍計

電話 3 2 1 6 7 4

台中市育德路2巷21號

的氣氛，每位同學急快砰砰拍拍的摺棉被、蚊帳，整理內務、盥洗、上廁所，著服裝，在十五至二十分鐘完成一切的工作。剛來到基地時根本摸不著頭緒，當時心裏想著：「那到底是在幹什麼啊！死拼抑或活拼搞不懂？」所摺的棉被若有檢查就被打「叉」。摺蚊帳更是傷腦筋，往內一摺它就往外滑，手忙不過來，連腳都一起來幫忙了。鋼盔、水壺、彈帶、S腰帶、小帽、圖板、板凳擺得不是歪東就歪西，在短短幾分鐘內右手也抓，左手也抓，有時候到底抓到什麼器具，連自己也不知道了。還好，非常勉強的把內務安置好，就著裝往連集合場跑，準備上晨操。任何事情的起頭往往會使人有不知如何下手才好的感覺。經過一個多星期的磨練後，自己也理出了一個頭緒來，終於能在片刻的時間內安妥穩穩的把那麼多的內務整理得井然有序。學了好習慣總想要永遠保持著，這是一般人的通性。當我結訓回家後，自己的房間與以前迥然不同，各種內務整理得並不亞於軍中的內務，這就是消除了「亂」，媽媽看了非常高興且當面讚美了我一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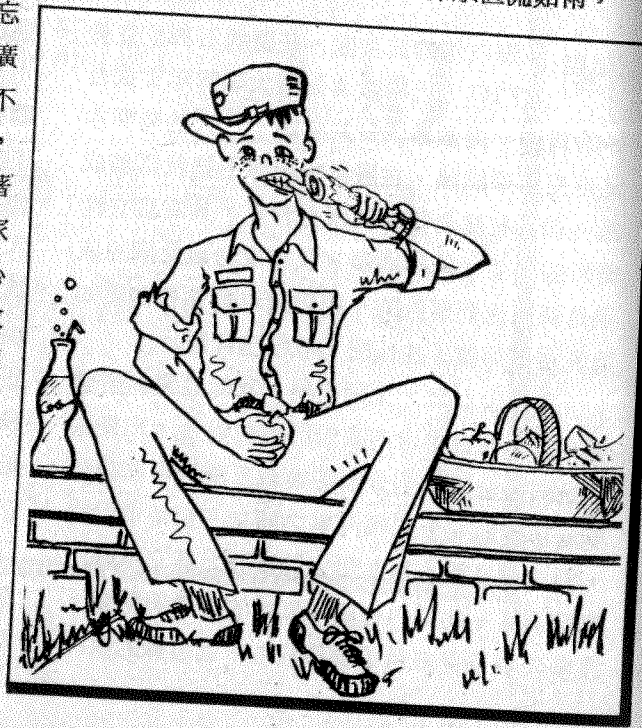
依照規定第一個星期日是留營休假。離開家才三天，當日，媽媽跟妹妹就提著一大包東西來到暑訓營區為我「勞軍」，由於當天媽忘了把信箱號碼帶來，便在中正堂服務臺利用廣播叫我，而我當時却在寢室睡覺，根本聽不到廣播，很可惜沒能與媽媽、妹妹見面。媽，好可憐！竟然從早上一直等到下午師部廣播著：「各位家長會客時間已到……。」後才回家。隔天媽寫限時信來我才知道情形，當時內心感到非常愧咎，也就這樣我急得時時刻刻在數天，數時，數分，數秒的等著——下星期日回家。但是內務檢查棉被已打了二個「叉」，再一個「叉」就須要留營。戰戰兢兢的期待，天賜我良機，竟然連續幾天都沒有檢查內務，我得能在星期日當天回家，並買了一對枕巾送給雙親。

課程——射擊預習，班長下達命令：「立射預備。」一開始姿勢非常標準，槍身平平的

，一點也不傾斜。幾分鐘後班長一定大聲問道：「打共匪還是打螞蟻？」這時肌肉業已酸得無法把槍枝撐平穩而斜成對地的射擊姿勢。幹！再幹！勇敢的幹，努力！再接再厲的努力，結果長時間的訓練下來，肌肉結實多了，臂力也強多了。忍受著一點的痛苦，所得到的却是爸爸，媽媽的歡欣，高興著兒子有一健全的體魄。

望眼欲穿，終於等到了「打野外」一戰鬥教練的課程。到了基地後山坡的訓練場看到重重疊疊的山坡。「這邊一座，那邊一座，中間夾著一小山谷，唯一可惜的是山谷下沒有潺潺的流水，但絕非因此而成爲一片光禿禿的童山，因爲還有那碧綠的草木掩蓋著，整個山坡一片青綠，加上清風徐來」，立於其中，頓覺豪情萬丈，深覺我們還有非常非常重的責任要擔負，一點也不敢怠忽。

戰鬥教練必須全副武裝並帶著書本，板凳，擦槍工具，彈帶等。從連集合場出發越過山坡才能到達訓練場，一路中板凳與擦槍工具相碰撞的聲音伴著步伐，雖然工具笨重，但一點也不覺得累，很快就到達了操作場。操作當中有滾，有爬，加上烈日高照，汗水直流如雨，



全身的衣服，幸好山坡上清風徐來，把疲憊的軀體提振起精神，更有信心的接受訓練。使手脚關節上的皮磨破了也不在乎。有一天我就是沒頭沒腦的向媽訴苦，媽反過來罵我一頓：「別人能吃的苦，你也要擔負得。」謝謝媽的訓示，當時內心突然想著：「人生是人生的真奮鬥，平常在家受寵愛，當少的人是最可憐的人。」如此艱辛的訓練也使我深深的認識自己，認識人生一生長在這麼的小天地裏是最可憐！最不幸的傢伙，更能追求到什麼理想？什麼目標。

震撼教育——一種摹仿敵機槍猛烈掃射下的操練。操練中，機關槍霹靂碰撞的回聲非常悅耳，一聲傳來未完另一聲又接著而來，先傳來一聲非常尖銳，後來的一聲就較低沉些了。學生在操作場上匍匐前進，開始時姿勢還很標準，但越過中點後，姿勢就變成狗爬式，把屁股擡得很高，我很替他們擔心，屁股會不會被擊中。但我的體力也竭盡了，可是姿勢還保持著，僅是咬緊牙關奮力的往前匍進，手往前一點，腳也勉強的拖上來，終於完成了全程，也夠資格當一個雄姿威風的大男兒了。

用完晚餐，太陽紅得像一個大火球懸掛在西方。一有空暇我往往獨自屹立于連集合場上，向它凝視，思慮點滴，若有所獲則歡欣的奔回寢室，若是迷惑不能得其解的話，則在夜裏不能安眠。我哭著來到這人間已近二十年，考場上的失意，理想的志願不能達到，內心充滿了憂傷，一向活活潑潑的我也憔悴多了。常深深的思量：二十年來所爲究竟是什麼？是投在爸爸媽媽的懷抱裏過著舒適的生活，欺騙他們，欺騙自己嗎？不是的，我是在非常安寧而且無憂無慮的環境中默默的用功於書本上，但我就是註定要讀藥學……，心湖，一波又一波的激起，再度陷入懊惱的苦海中。誰能救得了我，唯我自己——就在一個最寧靜的夜晚，萬籟無聲，僅有天空上閃爍的星星與躲在雲裏的月兒來陪伴。我終於徹底想通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——研讀臨床上有關的藥學，如

此一來並沒有把我立志服務於醫院的機會斷送掉，而且這是一種直接接到病人的服務。我也曾經問過自己爲什麼要到醫院服務而不繼承爸爸的事業？那是因爲我要本著家人愛我的心來愛別人，更要把我這顆赤誠的愛心奉獻給有病痛的同胞。夕陽西下的景色依然存在，但我却變了，生活在成功嶺變得非常快樂，活躍。滿懷的希望，充滿了信心，我有勇氣背著重擔回到學校來，開始追求新的方向，新的思想。

夜已深了，半圓不圓似的月亮正中的高掛在天空，躲在雲裏，最沉靜的一刻該輪到我站崗了。悠哉悠哉，輕快的逛來逛去，低下頭就使我想著在家的雙親與妹妹安否？仰起頭來望見那挺直的縱貫公路，燈光五彩燦爛，閃爍刺眼，促使我想早日結訓回到純真的台中市。

又是惜別的時刻了，一個短暫的晚會，即使是那些肩上星光閃爍的武將軍們，平時兇巴巴嚴厲的管教也都感動得揮淚。全部學生一一相互擁抱，握手互贈嘉言，臨別依依，發自內心的情感高唱著：「朋友！我永遠懷念你……，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快樂，朋友！我永遠懷念你」。就這樣和和諧諧的在陸軍成功基地完成了集訓。

背著行李歸來，但却是滿載著無限的寶藏，一個雄赳赳，氣昂昂的我在雙親與妹妹還在夢鄉中踏入家門，後來全家齊高興，媽媽摸一摸我的臉說：「黑多了，但也壯多了。」

